

私

家

秘

藏

小说百部



1242-51
1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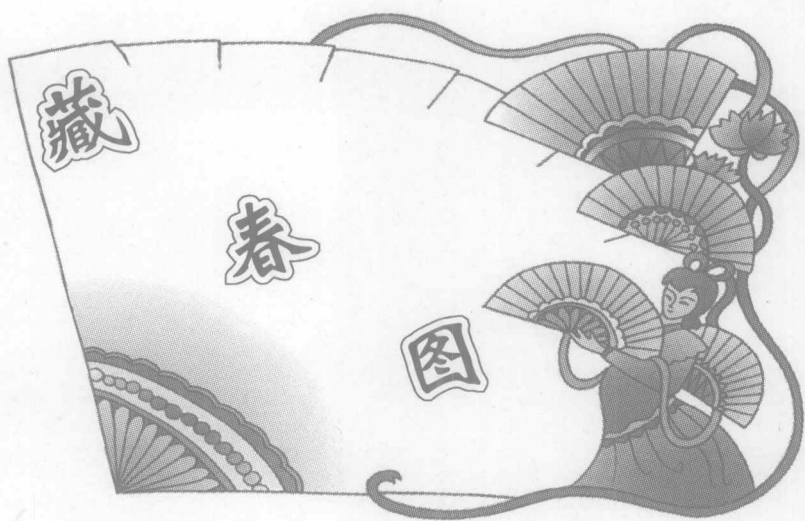
私家秘藏

小说百部

主编 金成浦 启明

第二十二卷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清·陆士谔 著

目 录



第 一 回	费春泉初临繁华地 马静斋宴客一品香	(7)
第 二 回	安垲第无意遇豪商 清和坊有心捉瘟客	(15)
第 三 回	盘旧店呆东中计 吃花烟俊仆销魂	(23)
第 四 回	费春泉金屋藏娇 王阿根茶楼遇骗	(31)
第 五 回	垫空当俊仆结新欢 抬轿子乖人受暗算	(39)
第 六 回	老同事劳心放冷箭 好朋友出力打圆场	(50)
第 七 回	遇异僧两宗合一 成美眷宾主联姻	(59)
第 八 回	老英雄县监遭惨祸 小侠女黑夜报亲仇	(72)
第 九 回	谭老头幻术弄偷儿 毛惠伯正言摧俗论	(80)
第 十 回	张胜贵妙术起沉疴 郑紫阳微言箴恶俗	(89)
第 十 一 回	乡曲辨洋行访友 小滑头酒馆谈心	(98)
第 十 二 回	梅心泉发起国货会 袁福生空娶粉桃花	(107)

藏

春

冬



- 第十三回 推星命乱道胡言 (117)
煮人肉毁尸灭迹
- 第十四回 王阿聪力学毁家 (128)
周湘卿精心吊膀
- 第十五回 春生锦帐婆媳联床 (137)
变起家庭爷儿吃醋
- 第十六回 痛娇儿风凄雨冷 (146)
建新论石破天惊
- 第十七回 恩庆里马夫打野鸡 (155)
普天香嫖客施毒计
- 第十八回 卜神课瞎子吃耳光 (167)
唱山歌滑头剪辫子
- 第十九回 奔角稽颡心惊狮吼 (178)
握拳透爪气慑奸雄
- 第二十回 索金钏滑头露马脚 (188)
打茶围缺嘴吹牛皮
- 第二十一回 钱姨姨三更惊噩梦 (197)
费太太一棹访春江
- 第二十二回 游张园擂台成虚话 (207)
谈国货妖女逞机锋
- 第二十三回 费太太宴客醉芳楼 (218)
曹小姐走报恶消息
- 第二十四回 骗珍饰征帆赴粤水 (231)
报捕房侦探闹申江
- 第二十五回 报恶声虔婆拒敌 (238)
添棉袄嫖客多情
- 第二十六回 费太太欣逢大王会 (245)
梅心泉拳划满堂春
- 第二十七回 康小姐醋海起风波 (256)
单老爷鹑奔闹中葭

第二十八回	留学生甘充十尾龟	(267)
第二十九回	小大姐揭破销金窟 周介山巧结单品纯	(278)
第三十回	费太太误入迷龙阵 遇寿头稳捉瓮中鳖	(289)
第三十一回	行险著飞来天外兵 宠龙阳魂消锦帐	(300)
第三十二回	闹刺客胆破深宵 四马路豪商遇刺	(309)
第三十三回	麦家圈大令验尸 大主笔空谈纸上兵	(318)
第三十四回	小老爷想吃天鹅肉 捉私烟小敲竹杠	(327)
第三十五回	揪假髻大破怪囊 黄乡绅连遭横逆	(337)
第三十六回	梅侠士一怒挥拳 十尾龟掀起宦海潮	(345)
第三十七回	三家村酿出人妖案 得优差明珠还合浦	(355)
第三十八回	吃花酒醋海起酸风 张剃头出尽当场丑	(365)
第三十九回	胡太守偷窥隔院春 造蜚语黑夜起罡风	(373)
第四十回	下毒手晴空来霹雳 胡太尊鹑奔偿素愿	(381)
	张买办中葺咏新台	



藏

春

图

第一回 费春泉初临繁华地 马静斋宴客一品香



藏

春

图

上海真是世界上第一个好地方，一切希奇古怪东西，都在上海出产。两头蛇、九头鸟、九尾狐、九尾龟没一样不有。而各怪里头要算乌龟这一类最为繁多。有独尾龟、双尾龟、三尾龟、四尾龟、五尾龟、六尾龟、七尾龟、八尾龟、九尾龟、十尾龟各种，都是经传所不载，中外所希闻的。其中惟九尾龟，经漱六生替他撰过一部专书，风行四海，遐迩咸知。只是现在龟族诸公，势力最盛的却轮不到九尾龟。因为他年岁是尊了，精力是衰了，在龙府当差，龙王嫌他办事糊涂，不复十分的宠眷。只那十尾龟，少年新进，锋芒的了不得。现在晓得他的人还少，倒不好不把他传播一番，作为上海的风流佳话。只是文笔芜陋，比不上漱六生风华典丽，那要看官们原谅的。闲话扫开，书归正传。

且说浙江金华府永康县，有个富户，姓费名汤号春泉。生得浓眉大眼，外貌很是气概。只是生性浮躁，举动粗豪，很容易上人家当儿。这年恰巧上海一家火腿栈倒了，春泉上代本是做火腿生意发的，现在府城里还开着好几家火腿行。上海火腿栈倒了，倒也被欠去一万八千多银子。春泉本慕上海繁华，久思一游。恰巧碰着这机会，就借讨帐为名，亲自到上海来。其时沪杭火车还没有通行，由金华乘帆船到杭州，再由杭州换乘小轮船到上海。船到码头，早有各栈房接客的，手捏栈房招纸，纷纷跳下兜揽生意。春泉的仆人，名叫阿根的，最是伶俐圆滑，春泉平日很是喜欢他。当下阿根听得，众接客里头有喊嚷名利栈的，随把招纸一接，笑向春泉道：“老爷，我们就借了这家栈房罢，他这名儿很



好。名利，名利，出门一定有名有利。”春泉只把头点了一点，那名利栈接客的，早上来招呼道：“请老哥伺候老爷坐车子先行罢，一切行李都交代我是了。”阿根道：“你叫甚么名字。”接客的道：“我叫荣生，招纸上注着的。老哥放心是了。”阿根遂把行李，一件件点给了接客的。向春泉道：“老爷，我们走罢。”主仆两人上了岸，东洋车早由接客的雇好，现现成成歇着，二人跳上车，主前仆后，两部车飞一般投名利栈来。但见马路宽广平坦，车马络绎。两旁店铺，高华轩敞，装璜得十分气概。那副热闹繁盛的气派，果与别处不同。行不多时，早到了名利栈。东洋车歇下，春泉抬头瞧时，果见好所高大房廊，门阑上挂着名利栈三个字横匾，两旁又有仕官行台四个大字的长招牌儿。大门上一幅朱漆门联，上联是名闻四海，下联是利达三江。规模阔绰，气象轩昂。主仆两人昂然直入，早有值门的引入帐房。见一排十多只帐台，那些帐房先生，写的写，算的算，都忙个不了。一个帐房先生，见了春泉主仆，慌忙起身招接，请教贵姓台甫。阿根随把招纸递给那帐房。正在攀谈，恰巧接客的押解行李到了。帐房吩咐茶房，领去拣选房间。春泉看了楼上第一进第四间官房，设着现成的一床一榻，就命茶房把行李搬运进来，安放贴妥。阿根动手替主人放开铺盖，然后再到自己房间里去部署一切。茶房送上一个房门钥匙，交代“倘然出去，须要下锁。栈房里人多手杂，各样须自谨慎。”春泉就叫阿根收管着。

吃过夜饭，春泉询问茶房：“上海戏馆，哪一家最好？”茶房道：“眼前要算着春桂茶园。李春来今晚齐巧唱桃华车，是他的拿手好戏。”春泉问：“春桂在那里？”茶房道：“在大新街三马路口，老爷要去，我替你喊车子去。”春泉点头，茶房喊了两部东洋车，春泉带着阿根到春桂看了一本戏，回栈时已经十二点钟了。

次日起身，打水擦脸，吃过早点，就叫剃头司务梳了一条

辮，命阿根守在棧里，自己坐着車子，徑投祥記火腿棧來。此時天氣尚早，兩旁店鋪還沒有開齊，馬路上來往的人也不十分擁擠。心想：“上海生意，看來都在夜市。昨晚去看戲時，燈火輝煌，車馬絡繹，何等的熱鬧。現在朝晨倒這樣清冷，真與永康成了個反比例。”正想間，早到了祥記門首。給過車錢，推門進去。只剩兩個出店，在那里揩台掃地。問馬先生時，出店道：“馬先生一竟住在堂子里的，就店沒有收掉時光，每天也不過到一到，現在索性到都不到了，成日成夜窩在艷情閣那邊。胡先生陳先生這幾天也沒有回來，只孫先生睡在樓上，可要去喊他？”春泉一想：“馬靜齋不過做了火腿棧一個掌櫃，却就這般開心，成日成夜窩在堂子里。我枉有着六七十萬家私，那里有他那么的享福。從今後，倒也要學學他們，享享花叢中艷福了。就丟掉點子銀子，也不要緊。”心里想着，嘴里隨答：“很好很好，不拘那個都好，你去喊是了。”出店應着，去了好半天，才有個學生意的出來。請教了尊姓台甫，敬上煙茶二事。春泉瞧那學生意的，兩眼眯蒙，滿臉積垢。明显着沒有睡醒樣子。敬上煙茶，略站一站，又進去了。春泉左手托着水煙袋，右手執着紙煤，一袋一袋抽一個不耐煩，才見一個三十左右年紀，獐頭鼠目的伙計，穿着洋灰湖縐棉袄，元色摹本緞背心，絲襪緞鞋，咳着嗽出來，向春泉拱手道：“尊駕就是費春翁先生，久慕久慕。”春泉起身與那人廝見，請教姓名，才知此人姓孫號達卿，湖州人氏，是棧里管帳的。春泉道：“兄弟上月底發一封信，可曾接着沒有？”達卿道：“接着的，敝經理關照過，說春翁先生到时就叫人去告訴他。現在春翁公館打在那里？少頃讓敝經理到春翁公館里來面談如何？”春泉道：“敝寓就在名利棧樓上四號，最好這會子就請靜齋兄來會會，兄弟還有別的事要請教他呢。”達卿道：“是是，只恐春翁先生等不及。敝經理這會子還沒有起身呢。”春泉道：“略候一下子不妨，兄弟橫豎沒什么事情。”達卿只得叫出店，到艷情閣去



藏

春

圖



请马静斋。一面陪着春泉天南地北的闲谈。直谈到天然几上自鸣钟当当当连敲十二下，才见马静斋三脚两步的进来。一见面就拱手说：“失迎失迎，有劳久候。不当之至，不当之至。”春泉举眼看他，只见马静斋削骨脸，爆眼睛，白皙皙面孔，瘦长长身子，四十不到年纪，鼻上架着个金丝边圆眼镜儿，厮见时已脱在手里头了。身穿青灰摹本缎珠皮袍子，元色外国缎青种羊马褂，白灰缎裤子，时式缎鞋白丝袜。这一身打扮，果然异常漂亮。春泉起身厮见毕，马静斋道：“兄弟接到春翁来信，晓得春翁总在这几天里到上海，所以每天叫出店们到码头上伺候，帮助照料一切。哪里晓得他们没有认识春翁，竟然两错了。这是兄弟忽略之过，没有交代他们清楚。现在贵寓在那里？兄弟没有过来奉候，倒先劳光降，抱歉之至。”这几句应酬话儿，说得轻圆流利，十分可听。春泉也随意谦逊了几句。静斋道：“春翁饭谅还没有用过，我们一品香去叙叙罢。”春泉道：“我们至交，何必上什么馆子。我也不客气，就这里扰一顿很好。”静斋连称“那如何使得，那如何使得。”春泉此时，果然觉着有点子饿了，吃局正用得着。

当下静斋就邀春泉坐了自己马车，电掣风驰，径向四马路一品香来。春泉见静斋场面这样的阔绰，举动这样的奢华，不胜暗暗羡慕。春泉坐马车还是第一遭儿，觉着腾云一般，异常的舒服。就问马车价钱，坐了一回要多少钱。静斋道：“那也不等，要看时光，要看地段。像春秋两季，外国人大跑马，二三月里龙华香会时光，坐马车的人多了，那价钱就贵得了不得，一部马车，光坐他四个多钟头，就要十多块洋钱呢。平常日间不过两三块钱罢了。这是时光的不同。像泥城桥朝西，虹口、考子路、华德路各处的马车行，都是接外国生意的，车子都不十分考究，那马夫却都依仗着洋势，蛮横异常，一言不合就要同人家打架，喧拳攘臂，蛮到个不可言喻。四马路一带的马车行，车子非凡的考究，马也非凡的精良，马夫的打扮更是漂亮到了绝顶。其余各地

方的马车行，就都比不上他了。堂子里的倌人，出风头的少年，总是坐四马路车子的多，并且有几个倌人还与马夫有特别交情的。所以四马路马车行情是最贵。第二就要算着泥城桥朝西，及虹口、考子路、华德路一带的。散在各处的马车行，要算最便宜，除此外，再要便宜就只有带钓桥停着的野鸡马车了，这是地段的的不同。”春泉道：“我们现在坐着的车子，是四马路的还是泥城桥、虹口一带的？还是寻常各处的？”静斋道：“都不是，这是兄弟自己的包马车。车子与马，都是自备的，马夫也是自家用着的。”春泉道：“自家创一部马车要多少钱？”静斋道：“车子不过二三百块洋钱，倒是马价钱大不过，像兄弟这一匹白马，买他时七百两银子呢。”春泉道：“一匹马值到这许多银子么？”静斋道：“七百两银子买匹马，算不着什么。像前几年，南徐马公馆养马最为讲究，有几匹好马出到三四千、五六千呢。各路马贩子都与他家订着特别契约，凡有马匹贩到上海总要先由他家拣选，等拣剩下来，然后再卖给别人。所以当时上海几匹著名好马，滚地龙、双瞎子、大黄马、小黄马、十八两、一千红、玉狮子、小吐花、三平里骝都出在他家。后来他家浙江去做了官，那点子好马也就失散的失散，倒毙的倒毙，现在还有小黄马、十八两等几匹名驹，在四马路一带角逐呢。那都是著名的快马车。”春泉道：“快马车听说巡捕房是禁止的，难道这几匹马都不要紧的么？”静斋道：“禁尽管禁，快尽管快，横竖捉进巡捕房至多罚掉几块洋钱，没甚大不了的事。那跑快马车的，又都是上海著名阔少，几块洋钱那里在他们心上。跑快马车也有一定地段的，像大新街上，北到三马路口，南到五马路口，泥城桥沿滨南兜跑马厅北到六马路，再有白克路到卡德路，这几段地方都是出名跑快马车所在，倘然马夫驾着著名快马到这几段地方，不跑快马，同淘里人就要嘲笑他胆怯怕罚，不好算英雄好汉。就是乘客，也觉着十分的不得体面。所以每到礼拜三、礼拜六、礼拜日这几处地方的马



藏

春

图



车，竟然逐电追风一般，快到个不可言喻。

春泉听静斋讲得津津有味，再欲问时，马车已到了一品香门口。二人下车，相让进内。西崽认识静斋，接待得异常殷勤。开了七号大菜间，问静斋还请客么？静斋点点头，西崽随送上客、局两票。静斋向春泉说了声请坐，自己向主位上啣的坐下。春泉心里暗忖：“怎么请客主人反倒高踞上座，难道上海风气与永康不同的么？”却不便启问。此时，静斋已把请客票画符般开齐了，付与西崽转交下去，分头赶请。春泉偷眼瞧去，见那请客票是铅版印就的，空白处只要填上个人名地址就完了。暗想：“上海请客恁地便当，连请客帖子都有印好空白的。又新奇又便利，真是再要巧妙也没有。”正在想时，不提防西崽送上两张白纸来，静斋便请点菜。春泉道：“兄弟于大菜一道不很明白的，随便罢。或者就费静翁的神，替兄弟代点几样都好。”静斋听说，就执笔替他代点了几样，无非是虾仁汤、炸板鱼、火腿蛋、冬菇鸭之类，不用细表。一时西崽进来，回说：请客一概说就来，只厚生庄王老爷说谢谢。不多会子，西崽引进一个客来，静斋起身招呼，春泉也就站了起来，那人一见春泉，就拱手请教尊姓。静斋代答了。转身向春泉道：“这位李希贤先生，是快发财彩票行老板。”春泉说声“久仰。”希贤刚才坐下，忽听门外有人道：“今天请客怎么这样的早，想必到了甚么远客了？”只见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进来。静斋连忙招呼道：“惠翁、介翁，你二位怎么倒在一起？”前一人接口道：“在此间门口才碰头，来本是两路的。”静斋替二人介绍道：“这位毛惠伯，是靖记海味行经理。这位周介山，是慎记经租帐房总帐。”又向二人道：“这位就是金华的大资本家费春泉先生。”两人听了，都肃然起敬。静斋请众人点菜，众人也不推让，名拣自己心爱的点了几样。静斋问众人，可要叫局？周介山道：“现在不过一点多钟，馆人一大半还睡在床上，等他穿衣起身，梳头洗脸，舒舒徐徐部署到定当，我们怕已吃好



藏

春

图

多时了呢。我看堂唱一层免了罢。”静斋见他说得有理，也就罢了。西崽先把刀叉安放定当，然后一样样菜做将上来。春泉第一回捏着刀叉吃东西，觉着不很舒服。幸得生性玲珑，偷眼瞧众人，众人怎样吃法，自己也就学着样子吃，总算还不曾有甚笑话闹出来。众人喝酒闲谈，渐渐说到堂子里馆人。春泉听得津津有味，仰着头，落着嘴，差不多连吃东西都忘记掉。静斋一眼看见，乘机道：“春翁我们吃过饭就到艳情阁院里去坐坐，好么？”春泉晓得是堂子里，快活得答应不迭。一时吃毕，静斋道：“春翁饱了没有？可还要做几样？”春泉道：“够了，够了。”于是西崽送上咖啡茶，每人一杯，另有两小块白色东西放在碟子里，还有一柄小银匙搁着。春泉正在不解，只见西崽拿着一只有柄大杯，杯里盛着牛乳，走来问道：“可要牛乳。”春泉没有回答，西崽就过去问别的客人了。别客有的点了点头，就见西崽把牛乳向那杯浓茶里只一倒。春泉皱眉道：“这东西如何好吃？”此时，自己嘴里正渴，随手拿那杯茶来一喝，连忙放手不迭，只觉涩而且苦，涩得舌头上辣辣地起来。静斋道：“春翁，咖啡茶是要放了糖喝的。”春泉道：“那里来的糖？”静斋道：“那不是糖么。”才知两块白色的小方块儿就是糖。静斋替他调在咖啡里，再喝时，果然就觉不涩了。喝过咖啡茶，西崽又送上雪茄烟，每人一支。静斋签过字，希贤有事，先辞着去了。静斋就邀介山、惠伯一同艳情阁那里去。介山道：“我两点半钟约一个朋友在，须回去会一会，你们先请罢。”

于是静斋、春泉、惠伯相让下楼。惠伯自己有包车的，春泉依旧坐了静斋马车，飞一般向清和坊来，只一瞬间便到了。下车进街，早望见一家门首，七长八短挂着好多块招牌儿。静斋道：“这里是了。”却不许春泉，竟自当先走进。春泉暗暗诧异，跟着进内。才到扶梯，不提防天井里有人怪叫一声，春泉吓了一跳，缩脚不迭。静斋在梯扶上连连招手，才放大了胆，一步步跟上

去。早见左首一间房间，打起着门帘。一个馆人春风满面的站在门口，娇滴滴声音叫了声：“马大少。”静斋一边招呼，一边跨进房去。春泉跟在静斋背后，只觉一阵脂香粉气，从那馆人身上发将来，闻着了甜迷迷异常有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安垵第无意遇豪商 清和坊有心捉瘟客



藏

春

图

话说春泉，一见艳情阁，陡被那阵脂香粉气，熏得全身有点子浑淘淘起来。呆呆地站在那里，连静斋招呼他都没有听得。艳情阁见了，不觉抿着嘴笑。静斋用手推道：“春翁随意坐罢。”春泉方才觉着，随在炕上坐下。娘姨过来，请他宽去马褂，春泉慌忙起身，把马褂脱下，交给娘姨，艳情阁过来，含笑请问尊姓。春泉见艳情阁亲自前来应酬，慌的直站起来，恭恭敬敬回答道：“敝姓费。”艳情阁见他土态可掬，再也忍耐不住，扑嗤的笑了出来，害得那接马褂的娘姨也笑起来。春泉还没有晓得笑的就为自己，见他们笑，也和着笑一阵子。静斋和他攀谈，他也无心听受，只目不转睛的打量艳情阁：一张雪白的鹅蛋脸，五官端正，七窍玲珑，最妙不过是一点樱桃，时时含笑，两泓秋水，处处生情。见他家常只穿一件洋灰绉纱棉袄，妃色绉纱裤子，下穿平底双梁缎鞋。春泉瞧的出神，早被艳情阁觉着。低眸一笑，佯佯地走了开去。春泉忘其所以，眼光也跟了过去。只听静斋道：“春翁我们张园去逛一会子如何？”春泉还没有回答，艳情阁早接口道：“很好，你们去我也去，替我多喊一部马车。”春泉听说艳情阁同去，就觉十分高兴。连应“好好。”静斋叫娘姨传命下去，叫小马夫到四马路一大马房，叫一部橡皮轮皮篷车来。艳情阁就到后房去脱换衣裳。一时外场报说马车来了，齐巧艳情阁衣裳也已换好，款款的出来，向静斋道：“我们去罢。”

此时，静斋、春泉也都穿好了马褂，遂一同下楼。走至弄口，见停着两部马车。静斋、春泉合坐一部，艳情阁独坐一部。